

蘇聯工資制度論義

謝明諾夫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蘇聯工資制度論義

謝明諾夫 著

中華全國總工會
俄文翻譯室 譯

工人出版社 出版
新華書店 總經售

【2036】

蘇聯工資制度講義

作 者 謝 明 諾 夫

譯 者 中華全國總工會俄文翻譯室

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驛駝胡同四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1—20,000〔累〕27,000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第二版

前 言

本書是蘇聯工資專家謝明諾夫同志在中央勞動部勞動工資訓練班講授蘇聯工資制度的講義。這本講義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與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的本質上的區別，並系統地介紹了蘇聯工資制度的內容與工作經驗，可以作為我們學習蘇聯工資工作先進經驗的良好教材。

現在各地正在大量地培養勞動工資工作幹部，但都同感教材缺乏，特將這本講義出版，以應各地需要。

中華全國總工會工資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目 錄

第一講	資本主義制度下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資……………	1
第二講	蘇聯工資等級制度……………	27
第三講	蘇聯工資形式與制度……………	50
第四講	領導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的勞動報酬……………	88
第五講	關於蘇聯工資在立法上的幾個問題……………	109
第六講	蘇聯工會在組織工資方面的工作……………	130

第一講 資本主義制度下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資

在給諸位介紹蘇聯工資制度的制定原則之前，我想講一講資本主義制度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有關工資的幾個理論問題。

我們在這一講裏，專門談這個題目。

馬克思主義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是特殊商品——勞動力價值底轉化形態。

馬克思之前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包括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古典學者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在內）不懂得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工資，在他們的觀念中，就是工人全部勞動的價格。因此，馬克思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就無法根據價值法則來科學地解釋剩餘價值的來源了。

馬克思根據自己關於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天才的理論曾指出：工人所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資本家強制自己所購得的勞動力進行勞動的時間要超過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時間，這就是說，強迫工人創造剩餘價值。

在現實的生活中，無論資本家或者工人，都看不到工作日實際上是由兩部分組成的：有酬的與無酬的，即必需的和剩餘的。做一天工有一天的工資，生產多少就有多少報酬，而且工資的變動又是與工作日的長短同時變動的，每一個人的工資也有顯著的不同（計

件工資尤其如此)——所有這一切,就使得“勞動力——工人的勞動,已經得到了報酬”這樣一種錯誤概念,根深蒂固起來。

“工資就是勞動的報酬”、“資本家對工人底全部勞動已完全支付了報酬”,這些概念,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的。這樣,就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剝削性質。馬克思寫道:在封建制度下,農奴為自己進行的勞動和為地主進行的強制勞動,是有區別的。在奴隸勞動制度下,甚至奴隸為製造自身生活資料的那一部分工作時間,甚至他實際上是為自己做工的那一部分工作時間,也好像都是為主人耗費的勞動。因為他的全部勞動都是無酬的。在僱傭勞動制度下,甚至剩餘勞動,或稱之為無酬勞動,也都像是有酬的。這樣,就使人感覺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完全是為自己工作,而且全部勞動都是有報酬的。

馬克思指出了隱蔽在這種巧辯後面的真實原理。勞動力的價值,像所有商品的價值一樣,是以其生產和再生產所必需的工作時間來決定的,換言之,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是以其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需勞動來決定的。

勞動力僅僅是作為人的勞動能力而存在的。因此,為了使勞動力可以不斷地出賣,就必須保證人的生存和生活。為了維持人的生活,就需要生活資料:食物、衣服、房屋等。

這些生活必需品的數量和獲得它們的方法,取決於該國歷史發展的階段,取決於工人階級的一般文化水平和組織程度。

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還包括工人傳種接代和維持其家庭生存所必需的一切生活資料的價值。

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工人,一定要有基本的知識。為了使用複雜的機器,他應當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掌握某種技術的一定熟練程度。因此,在勞動力價值中就應包括學習和求得技術的費用在內。

這樣,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就是由上述的為其生產和再生

產所需的消費底價值所構成。當必需的生活資料底價值變動時，勞動力底價值也隨之改變。生活資料價值的改變，是與生產它所必需的工作時間的改變相聯繫的。

馬克思發現的勞動力價值的法則，明確地闡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的本質。工作者出賣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後，應該得到與勞動力底價值相等的或者至少相近的代價。否則，他就不能像精力充沛的工人一樣地進行工作。

勞動力價值底低微的標準，或者稱其為最低的標準，是由生活上所必需的各種商品的價值來確定的，如果沒有它們的每日不斷的供給，勞動力的持有者——人，就不能夠恢復自己的生命了，這就是說：這種標準是由體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價值來確定的。如果勞動力的價格跌落到這最低標準的話，那末，它就跌落得低於勞動力的價值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只能以極厚弱的狀態顯現出來並持續下去。●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為了隱蔽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捏造了許多曲解工資真實意義的謬論。

在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着所謂“工資基金”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社會裏好像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工資基金似的，因而個人工資的數額就取決於工人總數的大小了。由此得出了結論，造成工資水準低下和工人階級困苦環境的罪人，好像不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是工人本身，因為“他們繁殖得太快了”。

拉薩爾派小資產階級的所謂“工資鐵律”的定論，也是從李嘉圖的學說和馬爾薩斯的“理論”中搬過來的。拉薩爾斷言：工人工資的平均額，永遠是工人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額。這個最低額在工人階級急遽增大時就要減低了。這種理論的繼承者，肯定了工資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頁。

就是勞動的報酬。他們沒有看到工資和剩餘價值之間的聯繫，他們忽視了生活資料概念底歷史相對性和階級鬥爭在提高工資中所起的作用，從而使工人運動遭受了巨大的損害。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約翰·克拉克、凱恩斯、畢維利治、海克等人的學說），再次企圖“駁倒”馬克思主義並力求證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的敵對矛盾是不存在的。

凱恩斯和畢維利治認為：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完全可能消除失業現象。因此，工人就必須放棄提高工資的鬥爭，而工會的任務則在於制止罷工。

所謂“倫敦派”經濟學者的首腦海克教授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失業現象應由工人自己來負責。據這位“學者”——資產階級走狗的意見，失業是由於“工資水平過高”而產生的。他認為減低工資就是消除失業現象的基本手段。

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克拉克在“財富分配論”一書中，重彈馬爾薩斯的老調，斷言工人階級的增大快於資本的增長。他用這種假科學的詭計，來替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關於不許提高工人工資的說法進行狡辯。

克拉克和其他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樣，企圖使勞動者相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得到了全部勞動的報酬，並且工人階級是不受任何剝削的。

現代右派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勃魯姆、蘭涅爾，英國右派的工黨黨員艾德禮、貝文及其他等人），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忠實維護者，他們認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資的提高彷彿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一致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工黨在斯卡巴羅代表會議的前夕，曾出版了一本以“生產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為題的小冊子。該黨的領導機關在小冊子中號召工人“為提高所有各工業部門的產量而

奮鬥”，換言之，就是號召工人不停手地來為資本家增加財富。這個論斷的謬誤，早就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給徹底揭穿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結果，不是提高而是減低勞動力的價值，因此，也就是減低工資。由提高勞動生產率所得的一切利潤，都在增加剩餘價值的形式下為資產階級攫取了。

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及其忠實的代理人——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極力地修飾資本主義制度，並且給工人以這樣一種錯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彷彿沒有剝削，僅有“社會的協調”和工人與資本家的“利益的共同性”。

資本主義企業中所採用的工資形式，更隱蔽了資本家的利潤底真實本質和來源。

許許多多的和各式各樣的工資制度，可以歸結成為兩種主要形式：計時的和計件的。

計時工資形式（就是工人按一定的工作時間——日、週等領取工資）是轉化的形式，這種形式直接地表現了勞動力的價值（日和週的價值等）。

誰都知道，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廣泛地採用按小時付酬的制度。資本家只對工人實際作工的那幾小時付給工資。按小時付酬制度的計算單位，是一個工作小時的價格，即以一般工作日的小時數去除勞動力一日的價值所得的商數。例如，“正常”工作日的時間為十小時，而勞動力一日的價值等於五個盧布。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作小時的價格，就等於五十戈比（ $5 \text{ 盧布} \div 10$ ）。但是，工作日如果是四小時的話，那末，他的全部工資就等於兩個盧布了（ $50 \text{ 戈比} \times 4$ ）。這個工資總數要比勞動力的價值少五分之三。

針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指出：以前我們曾看到過度勞動所引起的慘痛的結果，而現在在這裏，我們面前又顯示出另一種痛苦的根源，當工人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時，他們的痛苦就產生了。

按小時付酬的工資制度，更加掩蓋了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之間的真正關係。這樣，資本家就有極大的可能來降低勞動力的價格，以增大剩餘勞動那一部分。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工人沒有全天的工作，乃是極普遍的現象。工人只做幾小時的工作，得到很少的工資，有時甚至少於失業補助金。例如，一九四八年初，據勞動部的統計材料，在美國，20%左右的工人沒有整週的工作。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每週工作不超過十四小時。

在資本主義企業中，除採用計時工資形式外，還廣泛地採用計件工資形式。

在計件工資制度下，產生一種非常虛偽的觀念，好像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力，而是已經體現為生產品的勞動。這種勞動的“價格”的大小，使人意識到不是由勞動力的價值和工作日的時間來決定的。在計件工資制度下，工人工資按其個人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種現象就扶助了上述的荒謬觀念。

馬克思主義對計件工資實質的分析，徹底地揭穿了這些似是而非的“特性”。他指出：計時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而計件工資也不外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態。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工作日的時間為十小時，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等於五個盧布，工人應當生產某種物品十件。每做一件，工人得 $5 \text{ 盧布} \div 10 = 50 \text{ 戈比}$ 。五十戈比就是每件的計件單價。如果工人完成了規定的定額，他只能得到他一日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也就是說，他所得到的工資，和在計時工資制度下一小時工作五十戈比的工資，完全相同。當然，在這種制度下，也和按時、按日以及其他工資制度下相同，包含在每一件產品中的勞動僅只付予一半的報酬。區別僅在於：計時工資付酬的根據，就是勞動時間的長短；計件工資付酬的根據，乃是一定時間的勞動體現成的生產

品的數量。

這兩種工資形式（計時的和計件的）可以並存於一個工業部門甚或同時存在於一個企業中。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在這兩種形式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可引起計件工資的變化。例如：在十小時的工作日中，可生產十件產品，每件的計件單價是五十戈比。假如工人用盡自己所有的力量，或者以改善勞動組織、改善機器設備等方法，在一個工作日中製造了二十件產品的話，那末，資本家就要實行新的定額——二十件了。這時每件的工資就減少了 25 戈比，即： $5 \text{ 盧布（一日的勞動力的價值）} \div 20 = 25 \text{ 戈比}$ 。

因此，生產一件產品所必需的時間底減少，必然引起計件單價成比例的降低。馬克思說：

計件工資的減低，正是發生在勞動時間不變而商品產量增加的情況下，故而也是發生在製造同一物品所需工作時間減少的情況下。●

計件工資形式，對資本家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刺激工人發揮最大的勞動強度，因而可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種形式對資本家所以有利，還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所需要的監工人數，比在計時工資制時少得多。

這樣，資本家就可以增多他們所榨取的利潤了。計件形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可以促進工人之間的競爭，而資本家階級正好利用這點來和工人進行鬥爭。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資本主義企業廣泛地採用了各式各樣的“獎勵工資制”。赫爾西、路安、太羅、甘特、副寶和另外許多資產階級工程師和經濟學者，都提出了許多自己的制度。

迄今，太羅制度還被廣泛地採用，列寧把這個制度叫做“榨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二頁。

血汗的科學制度”。這個制度首先就是對生產組織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改變，制定出更殘酷地剝削工人的定額。

太羅根據觀察研究特別挑選出來的工人所得的材料，制定出定額。按照太羅的說法，這個工人應當有非凡的體質。不僅如此，太羅還公開無恥地要求：“他（工人）應該成為愚蠢的、遲鈍的、而且像牛一樣的人。”

確定定額後，太羅還規定了完成定額時支付的幾種較高的單價。但是，當差一點沒有完成所規定的“定額”時，單價就隨着急速地降低下來，工人所得的工資比實行計件工資形式時還少得多。以極度提高勞動強度為目的的太羅制度，還包括有對工人的懲罰辦法。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改良主義者，有過一個時期，曾對“分紅制”和“變動工資制”大肆宣傳。

在“分紅制”之下，資本家由該企業的純利潤中拿出一部分（通常這一部分是微不足道的）來分給工人。在這種“分紅制”之下，工人必須：提高勞動強度，增加產品數量和改善產品質量；在必要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得同意延長工作時間並減低工資；不加入工會；不參加罷工。顯然地，資本家實行換得了這樣大的代價的“分紅制”，並不是為了別的，而是掩飾加強剝削的一種方式。

“變動工資制”下的工資，決定於該企業商品價格的漲落。在商品的價格上漲時，則提高工資，價格下落時則減低工資。

通常，各企業由於互相競爭而減低了商品價格，但資本家仍能增加自己的利潤，這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工資也減低了。

工人沒有實際的可能來監督物價和利潤的真正變化，資本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玩着直接欺騙工人的花樣。

但是，資本家採用這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在於削弱工人階級的反抗，使工人產生一種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利害關係一致的錯覺。

工人很快地看穿了這種制度，並且對它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現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企業中，大部分工人都是領取計時工資的。

用計時工資代替了計件工資，這是按照資本家自己的意圖來做的。現在，美國和英國的機器製造、汽車製造、化學及其他工業部門中，大部分都採用這種工資形式。

在採用流水式生產的情況下，領取“計時”工資的工人，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製出一定數量的產品，這種數量是根據該項生產的操作過程計算出來的。如果工人趕不上傳送裝置的運行，他就會被趕出工廠，而由另一個工人來接替。這就是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感覺到沒有必要採用計件工資制的緣故。在採用傳送裝置的工作條件之下，勞動強度不僅沒有減低，反而大大提高了，因為它是由傳送裝置的運行速度來確定的，而不是由工人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的。

這就是資本家在這樣情況下對“計時”工資形式極力擁護的原因。工人對這種殘酷的剝削形式進行着頑強的鬥爭，要求減低傳送裝置運行的速度。

資本家採用各種工資制度所追求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極度地加強勞動強度，從而增加獲取剩餘價值的比率和數量。

列寧分析採用太羅制度的結果以後，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企業所採用的一切“獎勵”制度的本質。

資本減低自己的支出一倍以上。利潤增加了。資產階級狂熱地悲觀起太羅分子。

工人開始時可以領到額外的工資。而成百的工人却被趕出了工廠。留下的人的工作比以往多三倍，必須更加緊張地拼命工作。工人的血汗被榨盡後，就被趕出工廠。資本家只選用年輕力壯的工人。

資本家按照一切科學的規定來榨取工人的血汗。❶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尤其在其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制度之下，工資大大低於勞動力的價值。壟斷資本的統治，失業大軍的存在，日益加强的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大量的吸收女工及童工的廉價勞動——所有這一切，必然召致名義工資、實際工資及相對工資的減少。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指出：必須嚴格地區別這些概念。名義工資僅僅表示工人所領得的貨幣數目，即勞動力的價格。但是，爲了確定工資的真正水平，這些材料是非常不夠的。因此，必須知道這些貨幣的購買力，即知道工人所領得的工資可以買到多少和什麼樣的物品。實際工資表示工人用這些錢可以買到的日用品的數量和質量。相對工資表示工人工資與資本家利潤的比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際工資和相對工資不斷的減低，這就清楚地證明了：資本底利益與僱傭勞動底利益是直接對立的。由於工人階級所得的部分不斷減少，資本家發財了，而工人相對地和絕對地更加貧窮了。

列寧研究了工人階級的狀況，揭露了資產階級學者關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能够增加工人幸福的謊言。列寧曾寫道：

最近，一切類似的武斷的欺騙宣傳，在羣衆面前更明顯地被揭露了。物價上升了，而工人工資的增加，甚至在最頑强的最成功的罷工鬥爭中，也趕不上勞動力必需的開支的提高。但同時，資本家的財富却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激增着……工人絕對地貧窮着，這就是說，他們比過去更加貧窮了，他們不得不生活得更壞，吃得更糟，挨餓的次數更多，不得不住在地下室和閣樓裏。❷

❶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四〇五頁。

❷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四〇五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極其偉大的意義在於：它科學地揭穿了這種尖銳的矛盾，這矛盾必定使資本主義走向滅亡，必定要產生新的社會制度。

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就是這些具有重大理論與實際意義的結論中之一個。

馬克思指出：在這一端——在剝削者這方面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相對的一端——在工人階級方面是貧窮、勞動的痛苦、奴役、愚昧、野蠻和道德衰頹等的積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歷史，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激烈鬥爭的歷史。由於這種長期的、激烈的階級的搏鬥，資產階級被迫作了某些讓步：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取消實物工資形式等等。

但是，同時資本家不斷地提高勞動強度，壓榨工人的精力，在體力和精神上來摧殘他們，以致使世世代代的勞動者過早地耗盡精力而走進墳墓。

在帝國主義時期，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狀況更加惡化起來，這表現在失業的增加、勞動強度的提高和實際工資的不斷降低等方面。

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中，總有 20%—30% 的工人找不到工作。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的經濟危機的年代裏，英國失業工人的數目達到工人總數的 21.9%，美國——31%，德國——44.7%。

在美國，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〇年，失業的人數從沒有少於八百萬。

因此，在確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平均工資時，必須要考慮到當時失業工人的人數。比方，美國所公佈的關於美國工人戰前平均工資的官方材料，如果把失業工人計算在內，就應降低30%以上。

在分析工資和工人階級狀況時，還必須注意到：在所有資本主

義國家裏都存在着按性別、年齡和種族來規定工資的現象。

資本家仿效“分而治之”的奴役各民族的老方法，把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工資規定得比統治民族工人的工資低很多。在印度，紡織工人——印度人比英國人少得75%，礦工——少得90%。一九三九年在南非聯邦的採礦工業中，五萬五千名白種工人得了兩千一百多萬英鎊的工資，而四十二萬五千名有色人種工人，只得了一千四百萬英鎊的工資。所以，白種工人的平均工資幾乎超過有色人種工人平均工資的十一倍。伊朗的英伊石油公司，不顧租讓契約，在自己的企業裏規定了按民族和英語的知識來區別工資的辦法。結果每天做工十二小時以上的伊朗工人，比每天做工六小時的英國工人少得工資95%。

即便女工具有和男工同樣的熟練程度，但工資却少於男工。例如，在美國，各加工工廠中，熟練女工每週的平均工資，等於同等熟練程度男工底工資的百分數是：一九三六年——56.6%，一九三七年——55%，一九三八年——56.9%。在英國的毛織工廠裏，做同樣工作的女織布工比男織布工的工資少40%。英國印刷廠中“女工的”排字計件單價，只等於“男工的”計件單價的50%—60%。一九四六年，在瑞典工廠裏，一樣的勞動，女工所得只等於男工工資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在美國，和成年工人完成技術等級相同工作的童工的工資，比成年工人低三分之一。

資本家爲了獲得剩餘價值，不僅剝削“有色的”工人，而且剝削“白種的”工人，不僅剝削男人，而且也剝削婦女和兒童。因爲付給“有色的”工人、婦女和兒童以低微的工資，資本家就能：第一，增加自己的利潤；第二，極力分化工人階級，以減少工人階級的反抗力量。

工人階級的狀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三九年至一九